

Wh 文化聚焦



王科美制作的龙塘陶雕



■ 见习记者 李磊 图 李磊

位于滔滔南渡江畔的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是我省著名的雕刻之乡。“百家鳞萃陶成众，两地鸠居塑制忙。今日旋人同卒业，东西烟绕树微茫。”这是前人对龙塘陶雕手工业鼎盛时期的精彩写照。从宋代开始该镇的各个村落里，不断涌出的陶雕、石雕、木雕艺人闻名于世。

曾经的辉煌，如今已经随着市场化的冲击变成了无奈现状：步入现代，小规模经营的龙塘雕刻手艺，几乎陷入了无人继承的境地。龙塘雕刻老艺人们都担心：没了经济基础的支撑，这门传承了900多年的手艺还能走多远？



龙塘镇上工人正在加工石雕

今年62岁的龙塘镇文彩村村民王科美是龙塘雕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于龙塘雕刻的起源他如此解释：

由于龙塘镇从古至今一直是人多地少的地区，无法从土里刨食填饱肚子的村民们只得从手艺上想办法。

龙塘地区出产一种由火山喷出物玄武岩构成的石砾土，加上龙塘镇位于南渡江畔，水运便利，于是在900多年前的宋代，村民们就开始制作雕刻的陶器，民窑一直兴旺发达。随后雕刻工艺被聪明的龙塘人衍生到建筑领

域，元代开始出现石雕、木雕，到了明代时石雕、木雕工艺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近代龙塘人的记忆里，龙塘雕刻的顶峰时刻还要数1958年国营龙塘陶瓷厂成立。兴盛时瓷厂占地面积达200亩，职工达300人左右。1959年3月，11名龙塘籍石雕、陶雕匠人赴京，甚至参加了人民大会堂、民族饭店、文化宫等国庆献礼大型建筑的建

设。

在老龙塘人的记忆里，在龙塘陶雕艺术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南渡江畔的龙塘镇水路码头停满了运送陶瓷制品的船只，源源不断地通过码头运往文昌、琼海。

然而这一切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场大潮中化为烟云：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发达，加上陶瓷工业化、产业化的冲击，龙塘民间雕刻艺术那凝聚着

一刀一凿的细腻与精巧，也受到了机械生产速度与数量优势的威胁，外来的工业规模化雕刻企业也抢占了它的大片市场。

1996年国营龙塘陶瓷厂的倒闭，工人们下岗，原址如今已淹没在一片菜地，荒草丛中，王科美1976年进入国营龙塘陶瓷厂担任设计师，1996年该厂破产时，厂里的200多名职工下岗自谋生路，只有少数人将雕刻手艺坚守下来。相比老一代人，年轻人有了更多的外出务工机会，龙塘传统陶雕手艺几近无人问津的地步，石雕、木雕也一度陷入了沉寂。

### 鼎盛到没落 千年老手艺遭遇现代化冲击

这样的没落与沉寂持续了十多年，2008年后，各地不断兴起的修建仿古建筑风潮，需要大量的石雕、木雕构建，这让龙塘镇石雕、木雕工艺又短暂活了过来。

记者见到王科美是在美兰区沙塘村里的一处仿古庙宇的建筑工地上，他如今带着从事石雕、木雕工艺队在海南干起了古建筑修建的营生。这个工地，已经是他的工程队近年来接到的第五个工程。

在花梨木格建造的高达五米的仿古庙宇拱顶上，上面雕刻的木质花纹细致，雕工精美。不管是神龛

### 暂现转机 “复古风”给雕刻带来狭小市场

前木刻的踏云而行衣着光鲜的神仙们，还是神龛壁前的神龙石雕，无不充满民间神话色彩。特别是正堂前龙像的绘制与雕刻，王科美并没有画草图，而是直接就在木板和墙壁上顺手雕刻出来——40多年的功底可见一斑。

在龙塘镇通往海文高速的一条柏油路边，各种各样的石雕遍布，雕刻工人们的锤子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形

式各样的石雕摆放在院落中，这些石雕形态各异，即将被运送至各个仿古建筑前。

王科美现在的工程队中，石雕、木雕工人有活时一天能赚300元，这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职业。曾经有一段时间，石雕、木雕出现过抢着拜师的现象，一些曾经的老手艺人也重新捡起了这一行当，但陶雕手艺依旧无人问津。



王科美正在为仿古建筑制作石雕

### 后继无人 最年轻的徒弟也有五十岁了

赚不到钱。

就连那些愿意学习木雕、石雕技艺的工人们，也大都年龄偏大——和国内建筑工地普遍存在的高龄化一样。

“年轻人受不了这个苦，特别是石雕，需要大量体力搬运、雕琢，刚入行

的徒弟们一天下来手握凿子的手能磨出若干个水泡。”对于这些现状，王科美有些无奈：这些年尽管工程队的石雕、木雕收入可以，但他却没有见到一个年轻人入这一行。工程队里的石雕、木雕徒弟普遍年龄在50岁以上，最大的已经接近70岁，最年轻的一位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科美最大的期盼是政府能够加大扶持力度，将这份传承了900多年的手艺保留下去。

### 未来布局 产业化冲击下龙塘雕刻如何传承

记者从龙塘镇政府了解到，龙塘目前的经济产业主要以服装加工为主，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镇里的雕刻等工艺未形成上规模的产业链，大都是以户为单位的纯手工业生产，形不成龙头，难以形成特色产业。

刚刚退休的原龙塘镇文化站站长吴际淳对于龙塘石雕有着多年的研

究，他也对龙塘雕刻的传承表达了担忧：尽管近几年石雕、木雕工艺出现“回光返照”，主要靠农村古式民居和庙宇神像，发展空间十分有限。龙塘雕刻的起源就是经济利益驱动，为缺少土地的农民另谋一条生存之路，因此雕刻艺术必须形成特色产业，还得走进市场，让其产生经济利益，才能

应对现代化、产业化的冲击。今年年初召开的省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省台盟的一份提案中提到了大力扶持龙塘雕刻的若干建议，提案中提到，保护龙塘雕刻艺术，不仅要做好挖掘、整理、保护、传承工作，还希望要引导鼓励扶持雕刻艺人，创作有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的作品，并注重龙塘雕刻的品牌打造，借助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大潮，将雕刻手工艺品打入旅游产品市场，用市场发展的手段来挽救这一传承了900多年的手艺。

## 龙塘泥雕老艺人的孤独坚守

祖宗传下的这门手艺就如此失传，他联合村里陶雕老艺人，在自己家中砌起了窑炉，继续着这门手艺。

### 土窑旁的孤独坚守

当记者走进王和干家中的小院时，他正坐在草棚里，将直径近一米的木质转子踩得飞快，转子上一团陶土渐渐成型，宛如变魔术般成了一个陶瓶的土胎。他制作陶器的成型完全靠着一双手的掌控，接下来，他还要在土坯上用刻刀雕刻，上釉、烧制，还有十多道繁琐的工序。

如今，王和干的客户大都为从海外归来的华人、华侨，他们会专门来到小院中购买龙塘泥雕作为纪念品带到海外，本地人则很少问津。上个月制作的二十多个雕刻陶器，被一位从加拿大回到海口的华人全部买光。

在王和干家中小院的一个草棚里，还有一件成品陶雕作品，那是几年前一家房地产商定制的雕刻陶瓶：高约一米五的瓶身上刻画着地产商旗下某工程项目的全景图，以及从开工到建成的所有大事记，陶瓶上刻画的建筑工人、施工车辆、工程吊塔栩栩如生。为了制作这一作品，王和干忙活了整整一个月，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订货的地产商再也没人来取过货，躺

在存放成品的草棚里至今。

上世纪九十年代陶瓷厂出来那会，王和干不舍得这门手艺，组织村里年轻人免费学习陶雕手艺。最终年轻人走了又来、来了又走，没人真正想学这门赚不到钱的手艺。就是自己的儿子，如今也在外工作，偶尔会在闲暇时跟随父亲捏几块陶土，但终究没能学会全部流程。随着岁月的流逝，村里的其他老艺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体力不支，也很少到王和干院中的窑里烧制陶器了。

### 陶雕“不能说没就没了”

对于这种后继无人的无奈，王和干也不再过问教授陶雕技艺的事情，他索性关起院门来，孤独地享受属于自己的一片陶雕天地。

如今王和干已不再接受外人订制陶器，陶雕的制作按照自己的想法思路来：“如果喜欢就买走，不喜欢放在院子里继续卖。”他的道理很简单也很无奈：目前制作陶雕只有他一个人，光是烧窑就得好几个人。但接受订货需要按时按质完成，他一个人需要慢慢打磨，才能出一副好的作品，这样可以慢工出细活。“但耽误了别人取货很麻烦。”

陶雕工艺一整套程序下来，视陶瓷

雕刻的繁琐程度，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个月。一眼窑要烧制一个星期时间，要时时刻刻守候在一旁看着炉火的火候，繁重的体力活，给这位75岁的老人落下一身的毛病。

“我一个人真是干不动了，但又舍不得。”坐在草棚中，王和干糊满黄色陶土的双手继续转动转盘：“陶雕毕竟是龙塘雕刻中的三驾马车之一，也是龙塘雕刻手艺的发源，传到我们手里，可不能说没就没了。”



龙塘镇最后的陶雕老艺人王和干正在制作陶胚

■ 见习记者 李磊

作为龙塘雕刻中曾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之一的陶雕，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所幸在龙塘镇文彩村王和干的家中，我们见到了一番景象：这位倔强的老人已75岁，依旧在自己家中坚持着用纯手工制作传统的陶雕制品。不过这位龙塘镇上陶雕最后的坚守者也有自己的烦恼：制作陶雕工序繁琐，目前只有他一人在做，繁重的劳作让他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 一份从祖辈传下的手艺

王和干家中的院落不大，西侧一米多高的土坯窑炉占据了院子大半个空间，院落内的草棚旁到处散落着刚刚制作好的陶胚，这里就是龙塘镇上陶雕艺人最后的阵地。

1940年，王和干出生于龙塘镇。他们家世代相传雕刻手艺，儿时的他经常看见爷爷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钻进村口一个土洞，将一团团泛黄的泥土挑回家中，变成一个个布满雕花的陶器。奶奶再挑着扁担，将做好的雕刻品挑到府城去卖，换来零钱补贴家用。

从小他就爱凑在爷爷身边，将黄色的陶土当成玩具捏泥人玩。但直到15岁，爷爷才答应正式教他制陶、陶雕工艺。3年后，爷爷手把手地教会了他传统龙塘陶雕全部工艺，恰逢此时国营龙塘陶瓷厂成立，他也凭借着自己的特长成为陶瓷厂的一名技术工人。

在龙塘陶瓷厂，王和干经历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在说到龙塘陶瓷厂时，总要刻意将“国营”二字说得很大声：“那厂子不是私人的，也不是集体的，是国家的！”

这一切都在1996年随着龙塘陶瓷厂的倒闭化为烟云。那时，脾气倔强的王和干正五十出头，他不甘心老

Wh 海南评弹

艺术拍卖：  
一场忽冷忽热的文化疟疾

■ 刘旭俊

十月上旬，中国股市大鳄刘益谦在纽约佳士得以1.7亿美元(约人民币10.8亿元)拍得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的作品《侧卧的裸女》，创下世界艺术品拍卖第二的高价纪录。仅仅数日之后，就有新闻称拍卖市场惨淡，上海有200多家艺术品拍卖行面临倒闭关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拍卖市场一热一冷的两则新闻，让人仿佛经历了一场过山车般跌宕起伏的惊心动魄，对于艺术市场的预判与判断完全陷入瘫痪的窘境。

由于存在着艺术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市场的高低端两极分化、产业结构明显失调、产品供大于求的冗余现象等一系列因素，艺术拍卖本来就如同一场忽冷忽热的文化疟疾，不是突然热到让人头脑发热，就是突然冷到让人心冰凉。事实上，从2015年春季开始，京沪两地的中小型拍卖公司就相继传出暂停营业的消息，规模稍大的拍卖公司也被迫缩减拍卖规模。可见，除了风光无限的苏富比与佳士得等全球拍卖巨头，拍卖领域的散兵游勇们已经面临集体过冬的生存挑战了。

无疑，拍卖市场也难以逃脱“马太效应”的宿命。优质而高价的珍品越来越多地流向了行业巨头的仓库，剩下数量惊人的次品、劣品甚至是赝品则只好成了中小型拍卖公司唯一可以抢夺的资源。久而久之，产生今日的怪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刘益谦为例，他曾不只一次地公开表示自己的收藏立场——“我只买最贵的”。从《功夫帖》到鸡缸杯，再到《侧卧的裸女》，无一不是价值过亿的天价。其中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参与艺术投资，在外界看来门槛比较高，需要很深的专业知识。我没有专业知识，但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障碍，我的优势是有资金，所以我要发挥我的优势”。

撇开炫富因素不谈，这话并非没有真知灼见。股市上至少都是真货，尚且处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更何况普通人就连艺术品真伪都无从甄别，又怎能确保买对了货。在艺术市场上，向来是“好货不便宜，便宜是假货”。普通人想要入市，还不是一看拍卖行的口碑效应，二看艺术家的江湖地位，三看作品的售价高低？在这种环境下，中小型拍卖行岂有生存之道？

从艺术市场的普遍规律来说，无法辨别真伪，潜在顾客自然就会持币观望。至于这场文化疟疾还会肆虐多久，恐怕短期内并无特效药可以迅速治愈，从整体来看，艺术市场还需要经历一段较长时期的阵痛期，才会慢慢恢复正常。

Wh 文化时讯

### 董旭美术作品展在省博展出

本报讯 (记者陈蔚林 见习记者尤梦瑜)近日，“大象无解”董旭美术作品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知名画家董旭的版画、素描、中国画等类别作品百余件，装点入冬的海南。

董旭于1941年出生于河北磁县，先后在河南大学、海南大学、郑州大学、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担任教授，并于1979年至2001年间，创建了河南大学、海南大学两校版画专业。其创作的《捏界》、《补天之石》、《年轻的妈妈》、《踏着晨光》、《秋柿》、《黄河》和风景素描《渡口》、《雪》等8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退休之后，董旭十上太行山，远赴川北山区及海南等地，创作了一大批用笔大胆、苍劲，风格朴实、浑厚、雄浑的作品，并在北京、安徽等地举办多次画展，此次“大象无解”董旭美术作品展就是年过古稀的他献给海南——这片工作、生活过的土地的一份厚礼。

### 首届省际文学高峰论坛在云浮举行

本报讯 11月21日，由《诗歌与人》杂志、广东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云浮市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首届省际文学高峰论坛暨云浮文学笔会”，在广东云浮市开幕，同时宣告“省际文学”这一崭新文学理念以及一个以省际间文学创作为基础的交流平台的启动。

本次活动为期3天，来自粤、桂、赣、闽、湘、琼6省以及浙江、甘肃、重庆和香港地区的70多位诗人、作家、评论家等参加。(小文)



关注《文化周刊》